

胜利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第三卷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I 512.45/
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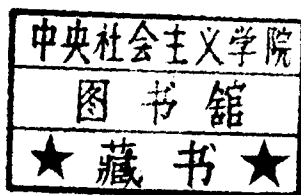
70583

胜 利

第 三 卷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施 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

ПОБЕДА

книга третья

本书根据“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82 年版译出

胜 利

第 三 卷

〔苏〕亚·恰科夫斯基 著

施 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影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 字数 368,000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册

书号: 10188·710 定价: 2.95 元

目 次

第一章	只有四个字母·····	1
第二章	尚未确定的任务·····	25
第三章	招待会·····	46
第四章	意外事件·····	62
第五章	瓦采克同志和他的下屬·····	101
第六章	又一场战斗的前夕·····	122
第七章	杜鲁门的“王牌”·····	136
第八章	夜访·····	168
第九章	面对面·····	182
第十章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	197
第十一章	继续交锋·····	213
第十二章	死到临头·····	230
第十三章	订婚·····	249
第十四章	“山崩”·····	277
第十五章	艾德礼和贝文·····	293
第十六章	“换岗”·····	302
第十七章	徒劳的警告·····	307
第十八章	“冲锋！”·····	317
第十九章	丘吉尔的阴影·····	338
第二十章	“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361

第二十一章	最后通牒	369
第二十二章	不安的一夜	378
第二十三章	定时“炸弹”	396
第二十四章	贝尔纳斯的“一揽子计划”	409
第二十五章	充满希望与疑虑的一天	433
第二十六章	……又一天	456
第二十七章	“终点”	475
第二十八章	三十年后	483

第 一 章

只有四个字母……

电话铃声那么微弱，以致我没有立即拿起听筒。打电话的是维涅尔·克劳乌斯，一位我所熟悉的东德记者。

“你好，米沙！我给你打了不止三次电话！你都去哪儿了？”

我怎么回答他呢？在遨游历史的海洋？在回顾往事？或者直话直说，做了一场梦？……我说：

“我在睡觉，请原谅。”随即抱歉地加了一句：“我这架电话铃声太轻。”

“昨儿晚上那条美国恐龙缠了你好久吧？”克劳乌斯问。

“不是恐龙，维涅尔，那是一条很大很大的变色龙。”

“好吧，”克劳乌斯表示同意，“要说政治动物学，也许，你比我在行。”

“那也难说，我就没有防备这只蝎子。”

“蜇了你一下？”

“好象是这样。蜇在心脏部位。”

“需要解药吗？”

“毒液并不致命，况且我看也没有这样的解药。”

“想想明天开幕的会议吧，这是让人心情舒畅的良药。顺

便问一句，你去过‘芬兰达洛’没有？”

“没有，”我回答，“打算今天去。”

“嘿，打算今天去！”克劳乌斯嘲讽地重复了一遍：“苏联代表团今天两点三十分到，这你知道吗？”

他仿佛给了我当头一棒，这个克劳乌斯！

“说来惭愧，维涅尔，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喃喃着，顿时睡意全消。“你得知道，我没和大多数苏联记者住在一起。再说，昨天晚上所有的时间都在磨嘴皮子，这你也亲眼看见了。”

“你们代表团到达时间的通告我是今天早上在新闻中心接到的，所以，昨天你没法打听，这是一。第二，假如你脱离了自己的集体，那么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协作取得补偿。简单说吧，咱们一块儿行动。”

“代表团乘飞机来吗？”

“不，乘火车来。”克劳乌斯回答。

“你们上火车站的时候……能把我带去吗？”我怀着一线希望问道。

“我们的同行里面有人要去车站，不过我们——包括我自己——决定找个窍门：通过电视看他们到达。”

“不行，”我断然反对，“这对我不合适。我想亲眼看到所有的场面，就在实地。”

“你不了解芬兰人组织电视转播的情况。”克劳乌斯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我拿脑袋担保，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准比在站台上看到的多。简单说吧，我找辆车，半个小时以后或者再晚一些过来接你。说定了？现在是十一点差三分……”

车上除了我和克劳乌斯，还有两位男子。其中一位是芬兰人，坐在驾驶盘后面开车，他的旁边是克劳乌斯。我们的另一位同伴坐在后座。

“上车吧，”克劳乌斯探身打开后车门，招呼我说。

我的邻座殷勤地微笑着把身子挪到了左角。

克劳乌斯首先介绍我认识了那位芬兰人。他叫埃尔基·托穆莱宁，在新闻中心工作，除了本国的语言，还懂德语。这是我的推断，因为克劳乌斯介绍我们认识时，说的便是德语。

“这位是我们的波兰同行瓦茨拉夫·兹巴拉茨基，”维涅尔重又从前座向我的邻座探过身来，改用俄语继续介绍道，“顺便说一下，他有事向你请教。是吗，瓦茨拉夫？”

波兰人看上去三十开外，尽管天气奇热，他却穿得整整齐齐，似乎是去参加芬兰总统举行的招待会：深色西装，胸袋里露出一角雪白的手帕。

“我确实有事麻烦沃罗诺夫先生。”他带着几分歉意说。

他的俄语说得相当不错，这个瓦茨拉夫！也许，只是把麻烦对方说成“麻烦某某先生”的习惯，使人一听便知他是波兰人。

“我愿意为瓦茨拉夫先生效劳。”我立即回答。

“不，不，”波兰人赶紧说道，“我们过会儿再谈，我完全理解，现在沃罗诺夫先生一心想着车站，是吗？”

“不瞒你说，正是这样。”我回答说。

“我也不瞒你说，我热切等待着贵国代表团的光临，就象等待本国代表团的到达一样。”瓦茨拉夫说，“所以，如果先生

允许的话，我们换个时间再谈。”

“好吧，”我欣然表示同意。“任何时候我都乐意帮助同行，如果力所能及的话……”

我们刚一驶离饭店，我便明白市内的交通规则较之昨天略有不同。马路上增添了站岗的警察，托穆莱宁常常得按他们的信号停车，为那些插着各国小旗的黑色轿车让路。有一次，我们停车以后，前面驶过一队装满一筐筐草莓的卡车。

“要能尝一口，该有多好。”我微微一笑。

“明天有您尝的。”托穆莱宁用德语说。“哪怕吃一筐也行，免费招待。”他从司机镜中看到我疑惑的目光，随即作了解释：“这是芬兰果园工人献给与会者的礼物。”

托穆莱宁主动承担了导游的角色——介绍恰到好处，话语不多，又不遗漏任何一个重要的细节。多亏他的指点，我才从车窗里一一观赏了芬兰和瑞典合办的报业大楼、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动物博物馆、芬兰国会大厦……

芬兰宫展现在我们眼前，是在我们的汽车快要最后一次转弯的时候。狭长低矮的白色宫殿，宛如从硕大无朋的浮冰上凿下来的形状奇特的冰块。

按照警察的要求，我们把汽车停在离宫殿约摸一百五十米的车场上，然后迈步向一幢浅黄色的小平房走去。

“我们这是上哪儿？”我问。

“过会儿你就明白了，”克劳乌斯露出神秘的微笑回答，一面推着我朝门口走去。

跨过门槛，我不解地收住了脚步。几个身穿款式别致的天蓝色制服的姑娘站在房间中央，手里拿着酷似战争年代探

雷器的奇特工具——顶端装有金属圈的棒状物体。一张长桌把房间隔成两半，桌子后面，一块沉甸甸的黑色帐幔遮住了房间的右角。

姑娘们不仅模样漂亮，而且态度异常和蔼。其中的一位面带迷人的笑容，用英语对我说道：

“您请过来。”

托穆莱宁用芬兰语代我作了回答，显然他在解释，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俄国人，因为姑娘立即说了一句俄语，尽管有些乡音：

“欢迎光临！”

说着她便举起手里那件顶端装有金属圈的奇特器具，在我身旁敏捷地由上往下一挥，仿佛是在测量我的身高。

这个简短的过程伴随着一阵不知发自何处的嗡嗡声，象是有只无形的蜜蜂在我头顶上方盘旋。我的同伴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那位姑娘嗔怪地瞟了他们一眼，然后对我说道：

“请把您随身携带的金属物品放在这儿……”

“金属物品？”我用英语反问，因为觉得她说俄语比较困难。

“对，对，”她高兴地回答。

我当了个大傻瓜，大笨蛋！毫无疑问，这个房间专事安全检查，就象近年来我在各国机场上受过不止一次的检查一样。只是芬兰人没按常规使用脸色阴沉、目光凶狠的便衣或者警察执行检查任务，而让适合参加美女竞赛的妙龄女郎承担了这项工作。

我为自己的迟钝羞得脸都红了，赶紧掏出金属物品，放到

桌上：一把箱子钥匙，一支带金属套的钢笔，几枚不知怎样放在口袋里的回形针，然后脱了手表……

复查为我恢复了名誉——“探雷器”没有发出响声，尽管那位笑容可掬的姑娘检查得十分仔细。

“一切正常，”她满意地说，仿佛是她本人顺利地通过了安全检查……

随即，我走进了黑色帐幔遮掩着的那个角落，里面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但我立即明白这里正在对我进行爱克司光检查。

我走出与正门相对的后门，开始等待我的同伴。现在我便美美地欣赏了一番宫殿的英姿，这里它给人的印象与街上迥然不同。白色大理石的宫殿面湖而立，加之，建筑师借助当地的山势，作了巧夺天工的设计，故而，抬头望去，宫殿显得宏伟壮观。

克劳乌斯和托穆莱宁从我背后的门里相继走了出来，唯独不见了我们的瓦茨拉夫。过了不止五分钟，波兰人方才露面。

“你想把炸弹带进来？”克劳乌斯用俄语向他开了个玩笑。

“我想和那位姑娘约个时间见面，”瓦茨拉夫眯缝起浅蓝色的眼睛回答，随即又说：“为了不影响工作，当然是在会议结束以后。”

“约定了？”我问。

“哪里！”瓦茨拉夫淡淡一笑，“她们也不愿意一心两用。说是先得开会，别的事情以后再谈。一句话，别看她们嘻嘻哈哈的，工作倒是不赖。”

“就只现在我们身上一干二净，都象天使一样，”克劳乌斯不无讥讽地说。

“一个城市里一下子来了一千五百名世界各国的记者，至于其他许许多多外国来宾我就不说了，这种时候，严加防范绝对不是多余之举。”托穆莱宁教训似地作了总结，随后，领着我们朝宫殿正门走去。正门全部镶着玻璃，联结正门和宫殿的似乎只是那条黑色大理石廊檐。

踏进宫殿，首先扑入眼帘的是一座通往高处的楼梯，许多白色大理石圆柱（确切地说，只是上半部分由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圆柱）和两行高展的枝形吊灯。整个宫殿宛如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这里没有明确的层次：风格各异，高低不一的厅堂相互交错，使宫殿的层数变得模糊不清，故而很难断定眼下我们处在哪一层上。黑色皮沙发和白色廊柱构成强烈的反差，而那黑色大理石内墙构成的背景，又把白色家具衬托得犹如冰雕雪铸一般。

“会场在哪里？”我感兴趣地问。

“我这就带你去看，”托穆莱宁说着领我走到一道门的前面，然后打开了门。

我以为我要往上看，不料，我已到了宫殿的高处，应该往下看。

大厅的宏伟和朴素使我惊讶，它的前半部分，一张接着一张地排满了工作桌，每张桌上放着许多一模一样的黑色公文包。长桌前方有座样式特殊的台——这台不高，但是很长，一直伸到两面的墙壁。台的后半部是一排白色的同声翻译室，台的前半部放着十五把软椅……

“这些椅子是给谁坐的？”我问。

“明天就能知道。”托穆莱宁带着神秘的微笑回答。“现在应该想的是咱们自己坐在哪儿……”

沃罗诺夫和他的三个伙伴又往上走了一层，只见一排电视机正在轻声地播放电视。电视机很多，不下二十架，有几架前面已经坐了一些西装、猎装或者衬衫上面佩有塑料记者证的观众。

沃罗诺夫发现，电视屏幕上的彩色图象不全相同，有些是赫尔辛基的市容，有些是机场跑道，有些是吉科宁总统接受记者采访……

沃罗诺夫想问托穆莱宁，总统在说什么，可是这位芬兰伙伴不知哪里去了。

他们面对一架电视机在桌子后面的软椅上坐了下来。侍者从酒吧间端来了四杯冰镇啤酒。电视屏幕上一片怒放的红玫瑰，显然，这是从赫尔辛基某个公园里转播的实况。

“我说，维涅尔，你没把我们代表团到达的时间弄错吧？”沃罗诺夫问克劳乌斯。他似乎不太相信，就在这个现在是一片鲜花的宁静的屏幕上将会播放那个驱使他们来到这里的重大事件。

“你可以核实，”克劳乌斯说着把头朝托穆莱宁那儿一摆，后者夹着几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正向桌前走来。

粗通俄语的托穆莱宁朝沃罗诺夫投来了询问的目光。

“我怕看不到我们代表团到达的场面。”沃罗诺夫对他微微一笑。

“不会看不到的，电视摄影师管的就是这件事情，”芬兰人平静地回答。“代表团两点三十分到，这儿都写着呢。”他用手指敲敲拿来的一只文件夹，把它递给了沃罗诺夫。“这件事情，还有其它许多事情这儿全有，这是我从新闻中心给您拿来的。”

沃罗诺夫打开文件夹，看到首页上面印着：

新 闻 通 报

苏联代表团抵达车站时间：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记者进入站台地点：车站西门。记者进入站台必须持有专用证件。

记者使用站台位置详见附图（摄影记者使用八号站台，专车将从七号轨道进站）。苏联代表团通过贵宾室（车站东侧）出站，然后在车站中央广场换乘轿车。

为了安全起见，代表团到达期间车站暂停开放，希望拍摄代表团乘车驶离车站照片的新闻单位，请派摄影记者前往广场等候。

“没事！”沃罗诺夫高兴地想道：……两点三十分左右……白纸黑字……这又是些什么资料？《新闻业务总则》、《芬兰宫新闻业务机构》、《机场新闻业务规定》、《会议通报》……沃罗诺夫开始浏览这份资料，他的注意力被下列文字吸引住了：“欧洲安全与协作会议第三阶段会议将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中午十二点正在赫尔辛基开幕，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下

午六点闭幕……”

“一清二楚！组织得多好！”沃罗诺夫暗自赞叹不已。

他有幸到过许多国际新闻中心，但是从未见过哪个机构能为新闻记者繁重的劳动提供这样尽善尽美的技术保障。似乎哪里也没有如此众多的电子设备和自动仪器拨归他们使用：几十架国际电话、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视监控器。借助这些设备，不出新闻中心划给每个大通讯社使用的房间，便可了解整个会议的进程，然而，主要的是——至少对沃罗诺夫来说，这是主要的——长廊里放着几十架电视机，它们能使任何一名记者在短时间内“跑遍”所有的地方：机场、火车站、市区街道、国会大厦、总统官邸……

沃罗诺夫重又想起了幽静的德国小城——波茨坦和波茨坦近郊的巴贝尔斯贝格。在那已经十分遥远的一九四五年，苏美英三个战胜国举行首脑会议期间，他曾作为苏联新闻局的代表到过那里。当时禁止记者进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举行谈判的大厅。然而他们还是通过种种合法或者非法的渠道了解到了谈判过程中许多有趣的细节。

不，沃罗诺夫无意把波茨坦会议和眼下的赫尔辛基会议相提并论。他明白两次会议各自都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正是在波茨坦会议的背景上赫尔辛基会议的意义显得更加突出。许多与会的国家将作为权利平等的国家出现在这里，但它们得以今天的面貌存在的本身还是当年在波茨坦经过一番斗争才赢得的哩。

防止社会主义进入东欧——这就是我们的谈判对手在波

茨坦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今天，在赫尔辛基，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并且，将以平等的姿态参加会议。

在沃罗诺夫的心目中，波茨坦仿佛是明天即将开幕的会议的前奏。现在看来，已是遥远的前奏。然而，沃罗诺夫知道：也有新近的前奏。它有自己的日期，自己的年表。

沃罗诺夫在沉思中重又翻了一遍托穆莱宁拿来的文件，每份文件上面全都标有CSCE的字样。“这是什么意思？”他想。然而，一分钟以后，他便在托穆莱宁的帮助下，明白了这些缩写字母的涵义。俄文的意思是：“欧洲安全与协作会议”。

只有四个字母，可是它们后面隐藏着多少劳动、多少争论、多少冲突呵！

是的，沃罗诺夫相当仔细地研究过赫尔辛基会议的筹备过程。论述这次会议的第一篇文章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年中写的。当时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外长全都到了芬兰首都。至于预备性的多边协商早在一九七二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关于这个“第一阶段”，沃罗诺夫据以了解的仅仅只有文件，因此文章写得过于乐观，通篇贯穿着世界已经处于会议前夕这样一个信念。话得说回来，当时估计错误的又何止沃罗诺夫一个。许多人都一厢情愿地相信，理智的胜利在望。然而，胜利为期尚远——远在几年以后。

第二阶段——那是最长也是最难的阶段——会议在日内瓦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一直开到一九七五年六月。沃罗诺夫始终都在那里。当然他不是代表团成员，而是再次作为记者驻在那里采访。当时每天晚上他都设法想要“抓住”苏联外交官

科瓦廖夫。这种努力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有时被没完没了的会议搞得精疲力竭的科瓦廖夫断然拒绝就刚才结束的一轮谈判发表评论，有时三言两语地向沃罗诺夫透露一些当天与西方国家代表会谈的特点。但是，不言而喻，新闻的主要来源还是记者招待会。发布消息的不是科瓦廖夫，便是其他几位苏联外交官中的一个。

在一系列激烈，有时甚至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字斟句酌，谋求拟定一个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方案。这件事情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直到一九七五年仲夏，才在所有基本问题上达成协议，制订了会议文件草案。

仅仅在这以后开始了第三阶段，也就是眼前的这个阶段。这次会议应在最高一级进行。目的在于批准日内瓦方案。

……现在沃罗诺夫坐在软椅里，四周都是其它国家的记者。他发现社会主义各国的许多新闻单位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代表。

“三十年前，谁能料到这种局面？”沃罗诺夫暗自思忖着。“谁能想象，在塞西莉宫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那些问题将会圆满解决，从而诞生一个各方全都满意的文件？……如此说来，在这三十年中人们变得聪明了？抑或那些‘鹰派’终于相信‘冷战’无济于事，没有办法阻止东欧各国发展社会主义，尽管当年杜鲁门和丘吉尔自认可以主宰这些国家，强迫它们接受英美生活方式？抑或下面的事实起了关键作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党和国家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他们坚信应该不惜一切力量争取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他们的这种信念，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斗争，由于苏维埃国家成立以来首次出现的因